

恐惧的 情感

郑芸

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一出年轻女性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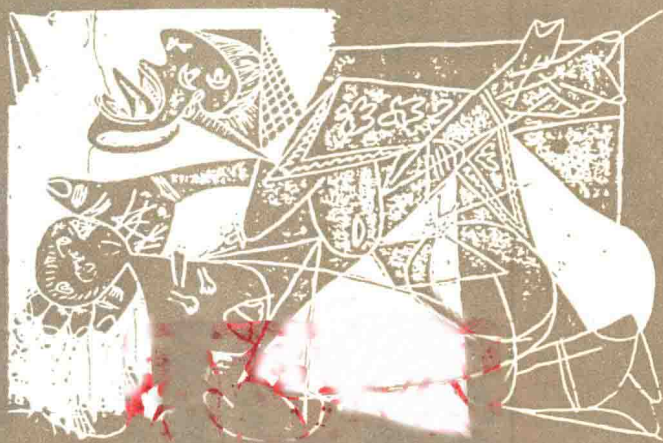


I24
909

恐惧的情感

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 一出年轻女性的悲剧

郑芸



上海文艺出版社

B01 70/12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郑 理

封面设计：王志伟

恐惧的情感

郑 芸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44,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5321-1072-9/I·799 定价：4.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场知青情感生活的长篇小说。女主人公毛兮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的活泼外向的女孩子，她总想圆一个当作家的梦，总喜欢写一点日记，这时她遇到了知音——英俊潇洒的有妇之夫吉原，起初她只把吉原当作写作的教练，可是到后来两人的默契越来越多，终于迸发出爱情的火花，然而他们无法结合。十年后，两人重逢，逝去的爱情又燃起火焰，最后毛兮坠崖殉情。

在这一出年轻女性的悲剧中，折射出知青情感生活中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小说以情感为线索，文笔清新流畅，寓意深邃，较有可读性和启示性。

上 篇



多年前，毛兮还是个姣好的姑娘。吉原最初对她感兴趣是由于名字。

“你的名字有意思。”

“没意思，最没意思的语气词。”

“你父母怎么起这个名字？”

“他们什么也不想强加于我，哪怕一个名字，说先起个没意思的填空，等我长大了自己找一个有意思的改过来。”

“怎么没改？”

“没找到有意思的。”

毛兮对吉原感兴趣是由于他办公桌上的摆设，那是一只骷髅，真的骷髅。毛兮一看见就捧起它拍拍下巴，下巴有些晃动，两排牙床之间有了响声，好像对着她大笑。

吉原说你不害怕？

毛兮说它对我有种亲切感。

那时吉原才从部队转业，毛兮才从大学毕业，他俩在一个办公室里相遇。

毛兮说她最初见到骷髅还是在乡下，它也是这么被摆

在一张桌上。骷髅的拥有者既喜欢骷髅又喜欢姑娘，可是姑娘们不喜欢骷髅，自他有了骷髅就不到他宿舍里来。有一天他用红漆把骷髅涂个遍，举起对窗外走过的姑娘说，看哪，现在它像塑料做的。姑娘拔脚就逃，连同宿舍的小伙子都逃了出去。

我见过那只骷髅，像沾满了血浆。

毛兮说这些的时候，两手托腮，两肘撑在吉原办公桌的一角，被天蓝色连衣裙裹着的身体弓得像虾，两只脚不停地在地上蹭、蹶，弄出些声响。她的脸抬得很高，视线似乎穿透了天花板，停在天空的某处，这使神情有些恍惚有些沉醉，还有些悠远。

突然毛兮跳起来，迅速回到自己的办公桌边，过了一会吉原听见了走廊里脚步声，同办公室的小李、老周、老毕和处长老季走进来。

吉原觉得毛兮有些器官灵敏得不像人拥有的。

处长老季说：“小吉，这里是办公室，不是乱坟场，你把一只死人骷髅头摆在这里实在不像话，你桌上真要没东西放，就把我桌上的地球仪拿过来。”

吉原以军人姿态说“是”，迅速把骷髅装入一只纸盒，塞进书橱。

毛兮想，这个东西尽管人人都有，且尊藏于身躯之首，但是一旦赤裸裸被披露出来，就觉得丑陋、狰狞、可怕，因而不敢正视它、容忍它。

毛兮在这个闷热的上午对骷髅的即兴思考，发现了人

性毫无道理的软弱。

从此，毛兮开始了对软弱得毫无道理的人性的作战。

挑起事端的骷髅无可奈何地囚禁在盒子里，像一段不能公诸于世的历史。

二

此时，骷髅挑起的作战还没成为毛兮的自觉行动。她也没感到战斗的开始，骷髅对她来说还只是系着一串故事的绳头。她要把这些故事讲给吉原听。

毛兮想写小说，一直对大学没招她进中文系耿耿于怀，没进中文系，使她对写作没把握。吉原也没进过中文系，但他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小说，毛兮就把他当作教练。

毛兮开始讲故事是否感到沉重，这不得而知，她没说过。不过她对吉原说过这些故事挺有趣，还认为这些有趣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没趣的地方。

没趣这个词和有趣一样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这是毛兮过去把故事发生地的趣味程度估计过高。这是一个岛，但上去后，就会发现它大得足以叫你忘记这是个岛，脚下踩的也是和以往踩的没什么两样的泥土，泥土的边缘是滔滔黄水，没有礁石没有沙滩没有鱼虾没有贝壳什么也没有。没趣的地方发生了有趣的故事是因为充满了年轻人。毛兮中学毕业时，出生成长的城市不肯容纳或者说容纳不下这些行将自食其力的小东西，就在红旗引路下，把他们一批一批地倾泻到那里，让他们弱嫩的双手在泥土里发掘点吃的、穿

的。年轻人中有男有女，有男有女的地方爱情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爱情故事总是有趣的，对不？爱情故事再没趣，世界上大概就没有有趣故事了。

故事的地点交代了，这是一个岛，现在进一步缩小范围，这是在一个连队里。这个连队不是打仗是种地的。那时候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可以被叫做连队。

这个种地的连队地可种不好。地里的盐碱花开得比棉花更大更白，麦子稻子比野草长得更矮更稀。至于防风林带里的树木，就像一行残废人队列，用途恐怕只能给不想真死的人上吊。地种不好的原因自然不是连队在农场排行第十三而土壤特别差劲，是没空种，他们都去干什么了，按逻辑推理是抓阶级斗争搞革命大批判去了。其实不然，他们都在忙于谈恋爱。全连上至结过婚老婆还健在的党支部书记金炳章，下至托儿所里牙牙学语的职工孩子都深陷其中。有意中人的而自己也是意中人的意中人，就进行双向型的恋爱；有意中人而自己还不是意中人的意中人，就进行单向型的恋爱，为自己早日成为意中人的意中人而奋斗；没有意中人、口才颇好的就纵横捭阖，评头品足别人的谈情说爱；没有意中人、口才不济但腿脚灵便、视力良好的就去偷看别人的谈情说爱，并在高潮时分扔出或捞进些什么，给别人的谈情说爱添些插曲。

如果事情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毛兮并不认为那些故事有趣，那些故事进行在这有“恋爱大本营”之称的十三连还属常态，呈现在常态里的事情总是平静的，就像循着河床缓缓流动的水难以引人入胜。因此非得产生变故，使故事环

境的常态变成非常态，故事才会因冲突和冲突激烈而有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景象才会壮观。

现在变故发生了，农场场部派了一支工作队进驻十三连整顿风气。激起千层浪的石头正向河里掷去。

三

“小毛，你来一下。”处长老季在门口叫。

毛兮来到隔壁办公室。

“这份东西小张写得不太清楚，你现在帮我誊一下，不通的地方帮我改一改。等会上班我在处室负责人会上要拿它发言的。现在我要靠在沙发上眯一歇。年纪大了，身体又在战争年代弄坏了，吃好午饭不眯一歇不行。”

老季把一叠纸塞给毛兮，又塞过一本字典：“有不懂的地方就翻字典。”然后又抓起桌上的地球仪：“字典如果查不出，就查地球仪，地球上的东西都在上面。”

毛兮回到自己办公室，盯着手里的纸张字典地球仪，盯着办公室宽大的玻璃窗，但是此刻眼睛只是两个空空如也的框子，视线仍然在眺望过去，那片长着稻麦棉花的土地上似乎还长出了一只手拽着它。

她催促自己赶快进入现实。她必须进入现实，面前的纸张还要印上她的笔迹交给老季。老季说地球仪的话刚才被忽视了，现在才觉好笑。

吃吃的笑声使她觉得自己像疯子。

毛兮的手指弹了下地球仪。地球仪旋转起来，顿时，空

间、时间、历史、未来等份量重得无法估量的词出现在思想里，好像是被旋转的球体弹射进来的。

地球转得渐慢，最后静止了，正是静止使毛兮才悟出似地认识眼前的地球是假的，刚才的重量感顿消，代之以对因为表层装饰使它虚张声势的好笑。也正是静止，使毛兮想起书橱里掩藏着的真实的骷髅。现在骷髅以地球仪所缺乏的生气和质感活动起来，后面跟着一系列熟悉的画面，向毛兮走来。毛兮明白此刻要回现实的挣扎是无望的。

她第一次被故事牵着走，产生非讲不可的欲望，而本来还以为是她操纵着这些故事，她明白这不是地球仪的偶然诱发，而是故事本身的召唤。

她丢下要交差的纸张，走到吉原旁边絮絮叨叨地讲起来。她由不得自己了。

四

毛兮是乘手扶拖拉机去十三连的，这种手扶拖拉机除了耕地运货外，还是农场基层干部的“红旗牌轿车”。

进入十三连地界后，毛兮像一下子跌进了探照灯的光圈里。这里的阳光特别亮，过了好久，毛兮才把眼睛睁开，却看见了比棉花更大更白的盐碱花；比野草更矮更稀的麦子；像残废人队列的树林。

现在毛兮乘的手扶拖拉机沿着一条河走。据说这条河里有二号病菌，于是场部民兵团就把十三连封锁起来，各路口都有哨兵端着没上子弹的枪把守，里面的人不许出，外

面的人不许进，而且里面的人拉屎撒尿都不能上厕所。场部医院发给每人一只痰盂和一大包漂白粉，嘱咐拉屎撒尿后放上一些，绝大多数人没有听从嘱咐，因此绝大多数寝室臭气熏天。两个星期后里面的人终于憋不住了，举行暴动把哨兵扔进河里，宝贵的自由终于重新获得。

现在，耷拉着枯草的白花花的河岸中，河面涌动着黑黝黝的水纹，像一连串居心叵测的冷笑。她想不朝河看，可又忍不住要朝河看，后来她把它想象成一条追随自己游动的大青鱼脊背。

毛兮乘着拖拉机进入了十三连的宿舍区，看见了几排红瓦白墙平房，这和毛兮原来待的风气好的也就是爱情故事少些的连队没什么两样。两样的是这些平房上的窗子都不见玻璃，用油毛毡和木板替代着，每扇门的下部都有一个大洞，好像一张在说日久见脚力的嘴巴，墙壁已多年没粉刷，刚才毛兮看成白的是由于距离远，其实是灰黑的。屋前屋后的场地上，布满泥浪般的拖拉机车辙、积水的坑坑洼洼，里面还有纸屑、果皮、剩饭、锈镰刀片、锄头片等等，臭味扑鼻！

四周静寂得可怕，只有食堂兼会堂的一扇破大门被寒风推搡得哐哐响。毛兮已经忘了人们都去出工，只觉得好像刚刚流行过特大瘟疫般的死寂。

拖拉机丢下毛兮和她的行李，飞快地驶走了，好像它跑慢一步，就会被一只魔爪抓住。

毛兮正要提行李，却看见前方河堤上长着两棵树，两棵全然不同于残废人的树、两棵长得很好看的树。毛兮丢下

行李朝树走去。

五

吉原本来对毛兮的故事毫不在意，把她要写小说的嚷嚷看成是姑娘的一时任性。尽管这样他还是认真听着，认真倾听别人说话是吉原的优点之一。

当毛兮讲到那两棵树时吉原才被吸引住。他发现毛兮的眼睛令他陌生地亮光灼灼，透出一种向往和惊恐交织的神色，仿佛看见的是从未见过的神奇的有生命意识的物体。在叙述那两棵树时，她的声音变得低沉，里面荡漾着一种忽隐忽现的狂热。这就有些像白日梦的呓语。吉原感到毛兮现在并没有对着他，而是对着心灵深处那两棵不知怎么有些诡秘的树在自言自语。

十年后，当吉原在大山脚下寻找毛兮时，总觉得面前会出现毛兮描述过的这样两棵树，而毛兮就躺在那两棵树下。事实上吉原是在一块大岩石上找到毛兮的，她的鲜血已经把下面一个小水潭染红。

那两棵树长得很漂亮，远看像一双高高举起的手托着两大蓬绿色的轻纱。那种绿，绿得郁郁葱葱，绿得朝气蓬勃，我不明白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三月初春里，出现在这片废墟似的土地上。

我走近了，看清高的一棵约五米，树身半尺粗，树冠很高，撒得很开，叶子很小，细长形状，双双排列在枝上伸出的

一条条细干上，排得很紧密，因此一杆树叶看上去像一根绿色的鹅毛。旁边的那棵和这棵品种一样，树身稍细，树冠稍低。两棵树的顶端都向对方倾斜，枝叶纠缠在一起。我想，谁看见这两棵树都会联想到两个依偎在一起的情人，只是不敢说出来罢了。

两棵大树静静地伫立，树荫庇及到的地方水潭般宁静、清洁，使这块地方从周围脱离出来。似乎为了证实这点，我看见了树根边上有许多透着鹅黄的绿星星，那是刚刚出土的小草尖，嫩得叫人爱怜。这些绿星星从树根处向外扩展，一直到树荫边缘。树荫靠河那边是到一座从岸上伸向河心的小水桥的一半，因此那绿星星般的小草就一直长到那座小水桥的一半，从木头的夹缝里顽强地伸出来，而在树荫之外就是泥土里也没有这种绿星星，只有焦黄的蔫头蔫脑的枯草在料峭的寒风里打抖，春的讯息还被又白又硬的地皮藏得严严实实。这两棵不知名称的树使我感到了异样。

我退后几步站住，低下头发现正巧站在绿星星圈的边缘，从这里看出去两杆长着青苔的墨绿树身特别醒目，这时我发现那棵高些、粗些的树干有个洞，不过已经被水泥填住，灰白的水泥圆面上被谁开玩笑地搞成一张人脸。但由于眼睛和鼻子是被指头捅成的三个圆窟窿，嘴巴是长长的一条沟，我觉得有些不像人脸。

毛兮对吉原说明，那时我还没见过真的骷髅，以后见了，再看树洞那张水泥圆面，就觉着画得像骷髅面。

不过那时我还是觉着了害怕，不敢再看那块水泥面，正

要往堤下走，“哇——”的一声怪叫把我吓了一跳，声音来自树顶。我抬头，一只黑色的大鸟展开翅膀，从树枝上腾起，飞走了。我的目光追随了它很久。虽然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鸟，但还是知道这是乌鸦，电影里见过。我很奇怪岛子上怎么会有乌鸦，它应该只是在电影里的。而且那以后我也再没有在意岛上见过乌鸦。

毛兮说到这里，朝窗口掠了一眼，吉原觉得她目光仍有些惊恐，好像那只不祥的乌鸦还会从这里飞过。

在此，作为作者的我有必要向读者说明，本故事完全根据毛兮日记写成的。为什么不把毛兮日记原封不动地公布而要改写，纯粹艺术的需要。日记里事情很多，很琐碎，小说要求情节紧凑，免不了对日记内容进行概括，而且日记语言也不是小说语言，为吸引读者我也免不了加工。

作者我在动笔中，写毛兮比较容易，即使没有那本厚厚的天蓝色封面的日记本，我也能把毛兮的形象写得呼之欲出，因为毛兮本来就是我的同学兼好友。

写吉原就比较难了，只好根据毛兮的日记，再加上我对吉原的揣摩。毛兮过去引我见他三四次，有些印象。

譬如，毛兮日记有这样的记叙：

我问吉原你是不是不想听了？我说我知道听别人啰嗦是苦差事，你没有非得听我讲话的义务，可是除了你，我没有别的人可说了。如果你不听，我就只好讲给它听了。

我从书橱里翻出骷髅，紧紧抱住它。

吉原不知为什么吃了一惊。后来他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听的。我说你是没有说过，可是我觉得你会说的。我不会说的，他说。

在作者我的这篇小说里，这段是这么写的。

毛兮突然说，你是不是不想听了？吉原怔了下，还没说出话。毛兮又说，我知道听别人啰嗦是苦差事，你没有非得听我讲话的义务，可是除了你，我没有别的人可说，如果你不听，我就只好讲给它听了。

毛兮捧起骷髅，脑袋一斜，脸腮贴上了头盖骨。

这一幕成为一幅画面印进了吉原的脑子，使他震惊。这是因为画面的反差太大、太怪诞。一张本是姣好的姑娘脸，不知为什么显得可怜凄楚；一只本是狰狞的骷髅，却由于洞窟的空泛，显出一种无忧无虑的乐观，两者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成为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吉原欣赏这种和谐，又急于想打破这种和谐，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想听的？”

毛兮说：“你是没有说过，可是我觉得你会说的。”

“我不会说的，我很想听，你放心讲下去吧。”

在这段里，我对吉原的心理活动作了些想象、推测，我觉得这样的想象、推测是符合现实的。

好了，该交代的都交代了，言归正传。

毛兮跳下河堤，提起自己的行李，走进了工作队宿舍。

工作队的宿舍原来是放农具的仓库兼小动物的巢穴，虽然经过打扫，霉味仍然很重，地上仍然很潮湿，但毛兮内